政學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政學錄

(三)

鄭端輯

政學錄卷五

聽訟

民淳事簡之地。初二十六放告。此正理也。然州縣繁劇。無日無之。正不必不準。以滋越訴以啓朝廷設立官府之意。原爲民間分憂息爭。使之一一和解。今人不知設官之意。止知準狀爲取錢之媒。故以多準爲諱。百姓赴愬無地。只得裹糧奔告上司。既添府城歇解之費。批行到縣。又增自己一番審斷。且上司事又難徑逐空回。問罪取保。費民有不小者。

越訴有在未經州縣之先者。有在既經州縣之後者。詞內或告及衙門。甚之有直詆州縣。又有本縣民告狀。反願批他處者。此俱不足介意。萬一事虛。又素犯刁惡。則借一人以示法可也。按刁民越訴。情雖可惡。然亦有冤實未伸而上訴者。禁之非理也。若惡其越訴而過懲之。恐上司聞之。必加深恨。且以後聞風越訴者。必捏毀州縣。或割髮劓頸。甯死不願批本州縣。是導之謗也。

上司詞狀。多有打網游棍。將平日仇人。不論事之相干無干。一概俱入在狀內。甚至有一張狀。單款紛紛。牽連數十人者。上司不察。信手準行。有司漫不加意。輒憑吏書一概鈔寫。此票一行。加以虎快作祟。不論被告干證。不論曲直眞僞。動稱上司人犯。愚民懼怕。每一名字。要銀幾兩方可銷除。若係破解。索銀尤狠。在被告者一家。尚未被害。而波連無辜各家。已受無窮打網之害矣。

刁民或報仇或害人每每假人名字揑告上司衙門提解原被告俱受害或被害者指名告係某人爲之亦不必準理直將原詞申繳官民俱省便然亦不可不默記其人俟其再犯而治之

各處多有匿名文書毀謗縣官得失若從封筒中來封筒中去此鋪遞爲祟也諭令總鋪司傳知各鋪以後須要認明送文書者方許收傳登記赤歷若係不相識人即將原文原人送至衙門審問仍不許鋪司閒游令婦人小子接遞其弊自革若係當堂投文告狀一總彙收中有匿名者多係收狀吏收狀快手爲之若將狀紙摺小又有搦痕必收狀者出之袖中無疑也查名懲之若頻頻疊見宜偶一日逐名零收匿名者自出

州縣棍徒或二三十人一夥結爲生死兄弟如趙甲告狀則以錢乙孫丙作證錢乙孫丙告狀亦以趙甲作證總之結聯死黨交口硬證不得氣不已如此情弊細查果實須盡法行之必使棍徒計無所用閭閻乃得安枕

上司批別州縣人詞狀至願先回者準回另行關取如不願回者候人犯至日除招卷多者遲一日問招卷少者本日即問審問明白應入者入應出者出應輕重者輕重之有難處者委曲處之必使事理人情毫無掛礙內有牽連干證一一省發止留緊要者一二人作速成招招多兩日寫完少限一日不許遲留需索如違許犯人稟究仍嚴諭阜快歇家不得需索磨賤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至於別州縣來關提縣民若隔府諉狀道路又遠或回關文請改批不妨若同府近便即一發之或有彼處歇家陷害則以

密啓囑之、使無受虐方可。

本州縣民與別處人訟。經兩處會問者。但求其當情罪而止。若虧本州縣。以買外縣之譽。固非人情。若偏爲本州縣之民。使外屬人無辜受枉。亦傷天理。

愚民對理。不得意於官。多出不遜語。其凶悖之狀。初聽殊可駭。久之知其常事也。此可談笑聽過。切不可動氣。動氣而言者不已。則將立斃杖下乎。

問事絕不可有成心。又不可執拗到底。如其素惡所犯者輕。卽從輕問。若以平日不善。遂羅織成罪。恐罪未必成。奸人反得以假口。且使上司見之。以我輩爲不諳事體也。

刁民告狀。訐人生平過惡。使其一一皆實。則數十年之事。積在一時。其誰無過。況未必實乎。聽訟者因衆口之交證也。遂信以爲然。不知原告既欲含沙。則此中證非原告之死黨。則被害之仇讎也。且無賴者因而爲利。原告買囑。則執以爲有。被告買囑。則執以爲無。被告家貧。不足以厭買人之欲。則衆口鑠金。或至忘家喪命。治獄者但問狀內事情可矣。切不可墮奸人之計也。

凡問事但憑中證之言。酌之己意。終不如衆耳衆目聞見之爲眞。若犯人極不輸服。或地方鄰佑。又極口爲之稱冤。再察而改易之。方是虛公無我。若徒執己見。豈惟小民受害。且未免爲白璧之瑕。

有事情可惡。法所不容。中證若齊。便一問而決。使之放心。便無他事。若重責其人。又繫之獄。經久不斷。彼且張皇失措。以我輩爲有意也。衙門人又因而挾騙。內外傳誦。且被暮夜之名。不則營求請託。或破人之

家所喪多矣。

審讞之法。要虛要公。要明要斷。而其最要者。則在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是以從古論獄者曰。甯失出毋失入。又曰。罪疑惟輕。此臨民上者之第一緊要事。知此法。雖極刁頑極煩難之地。可迎刃而解。一掃葛藤冤結矣。

投文掛出起數。不論上司自理。當日問完。不是強盜人命。中證卽有二三不到。不必等齊。問理後應解人犯。僉原差起解。應申候詳者。發歇家認保。無罪者盡發回。一日呈稿。一日謄眞。一日起解。蓋鄉民住城一日。未免妨工費錢。又富家刁難貧者。買囑解人。故意遲延。使貧者坐困。如犯前弊。該役重究。

民間苦事。莫甚於株連。健訟刁民。往往一詞牽告三二十人。報讎罔利。中間緊關犯證。十無二三。此等奸頑。豈宜聽信。各掌印官。凡遇受詞日期。俱要當堂審問。無干者卽與勾除。毋得一概發房出票。累苦小民。勾攝犯人。動差皁快。此庸吏之套習。實小民之大殃也。近日革弊愛民之官。多用原告自拘。夫兩讎相見。勢必起爭。妄稱抗違。以激官怒。亦有添差地方保伍同拘者。此是換名之皁快。需求凌虐。與皁快同。至於原告係是婦人。自拘尤爲不便。若止以原狀或紅票付告人。令其遞與干證。干證持之呼喚被告。約會同來。果係冤誣。聽從被告訴狀至日同理。則干證者事內之人。畢竟不免到官。彼若有所需求。自是有人買囑。亦不恃勾攝之勢矣。是閭閻省一皁快之害。而公堂餘一差遣之人也。賢者試一思之。

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凡公差勾攝往反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若第五日不投到者。

計日加責。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或用十數手牌。上書公差有無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自填。聽審之時執進。庶限近不得久行吞噬。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卽不能盡革奸弊。然省一分。一分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

早快拘人到城。引領相識飯店。任情破費酒食。招包娼婦。心滿意足。纔來投到。或妄稟人犯不齊。或指稱關卷未到。有司不察。或令各討保人。或令原差帶押。甚者掛搭輪押。經年累月。放趙甲而留錢乙。賣正犯而拘家屬。種種擾民。皆問官惰慢之罪。

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多不經心。彼或乘忙倦之時。或當微曖之會。便將一二百張。只稱未完前件。用印判日。中間言語重輕。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票。紅單一出。打點卽來。遂意則將票停閣。不足則再三寫催。有司信實。何曾查某事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監司騷擾郡邑。守令騷擾閭閻。此居其半。掌印官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爲三袖摺。責令該房自限某事何日可完。卽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別旣明。方準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卽勾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也。彼且辦事之不暇。而何暇愚我以行私哉。

問事以投到先後爲序。不許吏書以受財多寡爲後先。但本日卽問。雖極忙不可過二日。其狀內情節罪名。未問之先。預爲料理。一問之後。卽時畫供。人犯有認得字者。當堂將口詞發下與看。如不通文義。只當堂吩咐某人應徒幾年。某人應杖幾十。審力有無。填寫印票。無力者卽時杖釋。有力者令其

自限。何日完納。卽將發落單票。付與干證。令其催納。如果難完。干證至日。懇請改限。蓋干證住居。多與犯人相近。押保催納。最爲便宜。不猶愈於阜快乎。

凡審贓審力。先看犯人力量。如果力量不堪。干證不肯保押者。多係貧難棍徒。入官給主之贓。不宜多坐。仍不宜逼認有力。以致追迫太苦。前件難完。上下俱不便也。

小事不宜輕問罪。明初教民榜文云。戶婚田土。鬬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長斷決。若係奸盜詐僞。人命重罪。方許赴官陳告。無非省事便民之意。問刑者審係輕小事情。便與發落。不必取供問罪。止將原詞立案而已。雖不專用里老剖斷。猶不失恤民初意。奈何在外有司官員。不論事情大小。概引不應得爲。而爲又只用事理重者。及至審力。又不論其人貧富。緊坐有力稍有力。雖贖鍰止三兩一兩有奇。官之所得苦不豐。而自貧民當之。至有鬻妻子以完官。損身命於一訟者。豈不痛哉。至於下不合二字。全不照管律條。如鬬毆傍人。則曰不合不行勸阻。徒夫在逃。則曰不合鎖押乞食。告找田地價。則曰不合勒措不與。如此類甚多。皆是律外生法。科索無罪。上司官當嚴爲申飭。

已問罪者。不許重科。每見民間有事到官。已經論斷決贖訖。或原或被。意不甘服。仍赴上司衙門告準發問。問官又重科罪。此大失律意。而上司曾無查駁。非必盡利贖鍰。蓋亦習而不察耳。名例律云。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罪。各等者從一科斷。輕罪先發。已經論決。重罪後發。通計前罪以充後數。蓋一人之力量幾何。豈堪罪而又罪。體恤至此。仁之至也。假如十罪俱發。亦止科一罪。而乃於一罪再三科之。豈律意哉。

爲上司官者遇有此等申詳到日須查前此已未發落已發落者準其免科未發落者方行決贖亦省刑便民之一事也

凡問事畢係申詳上司者除擺站以上拘禁候詳發落外其餘即日釋放止令歇家報名聽候詳允之日將發落單票給與歇家轉付干證計限完納不許一概羈留其事在別州縣者移文別州縣催納實收即令申繳如有違延者許問事衙門呈究

革前應赦罪犯被人告發者或財物當給主或地宅當還人依律處斷重加責治可矣近見各衙門往往以已前事犯擬罪而吏犯赦前過名依舊降格甚悖明詔問刑衙門不可不知

原被赴審必各有一番話說咸誦在心聽之皆是無可置曲直於其間矣須吩咐原被不許開口待將狀詞情節年月或於當中插問一二句或於當中頭尾反折一二句欲問牛先問馬欲問趙甲先問錢乙欲順問反倒問不問不言有問方答總之欲易他準備之話吐他眞實之詞如此錯綜參伍或用威嚇或用婉探推之以情度之以理天下無不可決之訟無不可得之情所謂眞情假不得假情眞不得也　按詞狀情節喫緊關竅多在年月日時上仔細查之思之即可得其十之七八勿忽

問事不必遲疑太過亦不必太恃聰明尤不可粗心浮氣凡小事無大關係可數言而決若優游不斷使人終日伺候則官之材力可知又人情不甚相遠即聰明過人凡事止能了其大意其中委曲安能一一知之且天下有理外之事一一以意見揣摩失之遠矣又如趙甲告錢乙田土事又誣之打搶事虛即並

其田土不問可乎。此粗浮之過也。

事情重大者。自有理法在。事情若小。又須少順人情。若概以理法行之。則刁薄之鄉。或至告縣不已。非所以省事也。狀內事情既審明白。便取口詞。如某一事。原是如何起釁。如何爭論。某是某非。卽照犯人情節直書不妨。嘗見初仕。難於下筆。爲其不文。不知其不必文也。

招擬之訣。招不離審。審不離情。情者。人犯曲直之情也。審者。問官口詞審語也。招者。招書據問官口詞衍之。而爲犯人自招之語。如一問得某某不合之類是也。上司駁問。多係招詞與審語矛盾。書手得錢。或將年月以後改前。以前改後。情節以輕改重。以重改輕。字句之間。動關顚倒。官府一時不察。輒令謄寫。上司見之。前後參差。如何不駁。故凡審語既定。須令招書照依審語。節節銜長。雖文可衍而意則不可改。故曰招不離審也。聽審人犯。其理或屈或直。其罪或重或輕。其情或大或小。其故或明白敗露。或跡不可見而理則可知。所謂情也。問官聽訟業已得情。而或下筆不達。或尙未得情。而輒爾臆寫。此等矛盾之處。所謂審離情也。官府審語。須一一將犯人情狀描寫如畫。方可謂審不離情。然有司知此。既要合律。又要全情。則不但審不離情。而尤妙於移情就律。若情不移則律不合。圜土皆死囚矣。至於移情最妙之處。又不但移犯人之情。而且移閱者之情。就我作者之情。所謂智者識精。仁者心苦。毒心拙筆。及不耐煩人。不可語此陰騭解網之道也。

招書呈招稿進衙。仔細參伍細改。如審語當堂未審。不妨並改。總之以停當精細爲主。

口詞中有審語參語不同。如審得某以何事起釁。遂至忿爭。各敍始末。此審語也。案也。審語後又參看得某某誰曲誰直。或用駢麗語。此參語也。斷也。有前面審語內。即兼用斷案。不復用參語者。有不用審語。招敍明徑用參語者。有參語或對偶或不對偶者。活變在人。不可執一。

參語不可不留心。如問某罪。即詳其所以得罪者爲何。問某罪。即詳其所以應釋者爲何。固不可草草不文。又不可浮泛而不切於事情。序事簡而明。議罪確而當。此老吏深文。可與知者道也。

經由上司大事。若強盜人命侵欺錢糧之類。此等審語。須在退堂靜坐時。用心仔細查做。如其未妥。遲二三日不妨。所謂擔遲不擔錯也。若雖係上司事。而不甚關係。又事無可疑。則據案成之。立使犯人共曉。若雖係本縣事。而到底經由上司。恐係刁棍。必有後言。仍宜退堂做。若不必經上司。而事關兩家錢糧利害。視官筆跡以爲斷令者。宜當堂書審語立案。若事小擇緊關情節。批一二句在原狀上便是。不必審語。事更小。責而逐之便是。雖批亦不必矣。

小民有事。既告在衙門。斷令便須要了割。近日州縣。但追完紙贖。原斷過田地人口等項。通不照管。任其仍舊。不識何心。以此待民。而告爭者猶未已。甚矣民之愚也。

取供書手。多是欺官不諳事體。若平時已講過律令。習過招議。此輩自無所容其奸。若平時於招體。通未留心。其法亦易。試取房科已允招二三篇細看。招議之體。即不難曉。合者該也。不合者不該也。不該而爲之即是罪。故凡招中有罪處。始稱不合。辟如強盜招則稱云。某人就不合如何劈門把風等語。或有由輕

入重。定罪在重處者。則初稱云。某人不合專一交結賊黨。或嫖博非爲。及至犯事情重處。則復稱云。某月某日。某人又不合故違某律。明火持槍。劫財殺人等語。此招擬一人之體也。如輕重混雜多人共總一招。則於情重者稱云。某人就不合如何如何。情輕者則稱云。某人亦不合如何如何。前分輕重本情。後分輕重本律。此招議多犯之體也。如均係重罪。有罪而駁問之後有生死不同者。則於先存今故某犯名下。但敍其罪惡之狀。不必亦稱不合。以既死無可罪矣。惟現存聽審犯人名下。始稱不合。以便閱招者醒眼。或有尙係駁問數內而今死者。或因先死之人而關係現存聽審者。皆稱不合亦無妨。此招擬生死各犯之體也。　按敍不合處。各係情罪重大。事關死與遣者。卽在此處貼律例。如云某人就不合故違某律某例一語。與後面擬罪處相同。則前後首尾相應。閱招者殊覺醒眼。事小在徒杖以下者。只稱不合。不必貼律。凡論串招招首。先將罪重一人作招頭。如事內有應議之人共犯。則以罪重者爲招首。　京官與外官共犯。如俱是應奏請者。則罪重者爲首。　京官雖僧道官。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亦必以京官爲首。（應議者是朝廷勳舊大臣。京官無大小。皆在輩轂之下。外官五品以上。卽古諸侯大夫之列。體統稍尊。皆須論功定議。奏請聞問者。示不敢於擅專也。）致仕官與見役吏共犯。則以官爲首。　罷閒官及生儒與吏承共犯。以吏承爲首。　內臣與京官共犯。則用官爲首。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則內臣爲首。（爲其應奏提也。）　有職役人與白丁共犯。必以有職役之人爲首。　婦人與男子共犯。婦罪雖重。必用男子爲首。　僧道與里老共犯。僧道爲首。　軍與民共犯。及其餘人相等者。悉以罪重之人爲首。通將各人事情招出。已獲者稱在官。未獲者稱未到官。脫逃者稱在逃。定罪全憑招眼。最要明白。　如

竊盜則云是某窺見某人家有財物或某物不合輒起盜心與某人商謀某亦不合聽從於某日某時分潛到某人家門首矧開牆壁進入房內偷出某物或某分某物如銀錢各分若干用訖　如強盜則云訪得某人家積有財物不合糾同某人某人各不合依允各持槍棍於某月某日幾更時分到於某人家門首用某物打開大門一齊入內或將主事某殺傷燒傷劫出某物或在某窩家分散某分得見起某物或未起某物　如故殺則云因與某人爭論何事斯打不合用某物故向某人某處狠打幾下當時氣絕或某月某日身死當有某人見證或某人不合不行勸阻　如誤殺則云某與某人各不合用某物鬬打誤將某人某處誤打一下因傷身故　若謀殺則云某向與某人有仇意欲謀害不合與某人相商某亦不合殺計在心於某月某日某時分探得某人獨身在於某處某叫同某人某執某物某執某物潛到某處等候某人不來是某爲首令某向伊某處用某物或戮訖或砍幾下不死某又向頭上用某物砍幾下或當時氣絕或某月某日身死某人當場未曾動手　若同謀共毆人則云某一時被某人欺負或交易不明欲洩己忿不合與某人相同前去某亦不合依允云云餘倣此　不拘事情輕重多少須以年月順序遇串招出年月多者則云節蒙　議頭項下仍依罪重在前斬絞徒流笞杖依序擬科重者在前輕者在後各等贓物先順事主所失之贓次序所分之物

小詞訟只看他投到狀詞對他原告狀詞有同處此卽眞情也又看原被詞告訴相角之處此亦可揣得眞情將筆點出查問此處每每片言而服其餘皆扯草湊篮事也若夫強盜大招其中有眞盜有假盜有

眞贓。有假贓。有久拏。有新拏。有陣獲。有扳扯。有盜口供。有捕役供。有某衙門入。某衙門出。如此之類。猶如亂麻。新任當之。有腳慌手亂而已。此等大招。若止據卷混審。縱審十次。何能碧水分魚。令此心快慊。須要咐吩招書。將文卷預送呈覽。其上司新駁詞語。聽審人犯名字。則大字寫貼單上。衙中用一紙順序橫寫各犯姓名。每一姓名。要隔四五寸。然後自家從招頭細看到招尾。如遇某處某人陣獲。即將此某處陣獲。要緊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姓名下。如遇某人某處起贓。即將此某處起贓。要緊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姓名下。或係年月可疑。或係供扳可疑。或係贓證記號可疑。或係前後矛盾可疑。某衙門如何出。某衙門如何入。一一將此眞假要緊關係情節。詳細分款。各書在姓名下。且細加硃圈。以便查閱。如此。則招中情節。既一一無漏。而緊關肯綮。又一一分明。出堂時逐一喚審。只問此摘出情節一單。別將新供者。據案錄出一紙。回衙又將上司新駁情節。再想再審。圜土始無冤民。且上司亦見吾輩心苦。此審大招最妙最要法也。

詞狀中有一事而撫按同準者。撫按批允後。係兩院分贖。有一事而撫按鹽漕屯河諸衙門同準者。看係何衙門同準。即係幾衙門分贖。司與道亦然。惟司道則不與各院分贖。雖同有狀。不過院允後報之耳。書手粗心。最易忽略遺忘。大詳中如有此等分贖衙門。須要剔明一句云。除將本招通詳某院某院候詳外。今具招詳文冊。伏候本院照詳施行。若遺此句。則他衙門允後。幾處俱不準分贖。須州縣代賠。不可不知。刁悍之地多有保歇詐騙。私向人犯稱云。我能打點衙門。我能關通相公掌稿。令之封銀若干。俟事定後

收用者。凡事曲直必有勝負。負家原銀雖還。勝家則被此輩哄去矣。此等到處多有之。蜀滇黔謂之順風旗。中州吳楚謂之撞太歲。都中近日謂之撞木鐘。故凡保歇有此者。務明示嚴禁。若衙門人做保歇。尤於官府不便。須時差人密訪。或時問聽審人犯。違者加等重處。

有請託者。須處之以理。初聽時。切不可輕諾。又不可輕洩之人。又不可因請託而處之太過。使人難堪。阻請託者。當愼之於始。但能禁止一二人。則此風自息。凡人之所畏而不爲者。爲有理法在。倘有力之家。不復爲禮法所縛。亦何求而不得哉。

請託之事。所在恆有。然未必不自當官者致之。是非倒置。則人得假公以濟私。聽信權豪。則人得望風而比例。優游不斷。則人得乘間以請求。責罰太苛。則人得百計以求免。誠主之以正大。出之以精明。持之以廉平。濟之以果決。則人且服吾之寬。誦吾之公。憚吾之嚴。請託何自而來。

士夫請託。未必一一皆是徇私。其中亦有激於公義。或迫於情之不容已者。我輩亦不可執一。果所言是。便虛心改正。誰得而議其私。果爲至親。若事無關係。姑少免其責。末減其贓。庶乎情法兩盡也。

凡請託。不惟衆人之言。當裁之以理。卽正人君子。其言亦不可不察其是非。蓋君子固不肯欺人。或每每爲人所欺。昔一令極信一鄉先生。一孝廉遂假館於鄉先生。凡有請託者。俱以大義言之。鄉先生便揮筆一書。令聽之如響。在言者以爲至公。不知實墮孝廉術也。又請託中有極狡者。一令方正。有某姓者。常以事干令。每事必反之。後某氏欲爲原告。則以被告爲名。令便重怒被告。原告遂得氣。其爲被告亦然。通縣俱以令厚故人不知實爲彼所賣也。我輩遇此。但據理原情。不主一偏。則彼自無所措手矣。

理直何

用請託。理曲自有法度。今受人央囑。勢必顛錯事理。拂逆人情王法。無論天理何安。且受囑本意。不過憂讒要譽。畏人發覺其短耳。所在郡邑。豈能人人受其囑。即一人豈能事事受其囑乎。得罪一人。便足造謗。但違一事。亦自失懽。奈何徇私廢法。惟高明之是畏乎。

人命

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鬬毆者多。而鬬毆之律。重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蓋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已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官員。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爲末務。不即拘審。相驗傷痕。即已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恣原告之所爲之。故被傷者十死八九。既死之後。知法者赴官陳告而已。玩法者撿屍上門。聚衆打搶。囊篋一空。門窗盡碎。然後告官。官府又不即時相驗。雖即時相驗。又往往差委佐貳首領官員。其可信任者已少矣。及至簡驗之時。簡官嫌其凶穢。不肯近屍。又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仵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而簡官竟不經目。止報一筆爲仵作謄錄耳。及再更簡官。再更仵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輕重。多增疑似傷痕。駁而又駁。簡而又簡。是死者既以挺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煮分屍於身後。何其酷哉。今勸宰州縣者。著爲挈令。凡有鬬毆傷重者。地方即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即重責之。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即自解衣。眼同

見證、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方被某人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若干、闊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圍若干、紅色青色、有腫無腫、曾否皮破骨裂、某某見證、即照狀式、告辜到官、官審地方、果係重傷、即不許損擾到城、恐破傷處中風致殞、即時親行、或委廉明佐領、匹馬肩輿、少帶人從、督同折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身死之日、即照狀式告簡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簡驗、平時常讀洗冤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即加審覆、耐煩一刻、即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眞犯、即取具供招、以塞求請、仍嚴責吏仵、眼同原被干證、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之時、更須萬分詳審、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生死兩不含冤、亦省後來屢駁屢勘、耽延屢歲、累苦多人耳、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在三日之內者、姑準簡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準眞正人命、若人命不先告官、而乘機糾衆、擡屍上門、搶財傷人者、縱是眞的、抵命之外、亦須引例問遣、其辜限之日、係隔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愼也、大抵屍當速相、而不可輕簡、骸可詳簡、而不可輕拆、凡上司官招擬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方簡屍傷、不得一概煩擾、以致生死苦累、獄情書地、人命關天、爲民父母者、念之哉、念之哉、

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顖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腦後額角胸膛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當必

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概坐死。況死於限外乎。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於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證。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所毆之處。簡驗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寃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疾病捶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著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著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著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簡驗眞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證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簡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司以傷痕不對爲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爲比對。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爲毆。豈兩手執一般兇器而對擊乎。有昏夜醉後羣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況證人乎。大抵共毆只坐毆人因由。簡傷只重原傷的處。愼毋刻舟膠柱。致有寃情。愼勿含糊模棱。致多駁案。

上司數批簡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寃抑。相與平反耳。每見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爲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豪。不肯開釋。或觀望上司之批語。以爲從違。或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己事。如此存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寃情。其罪重於初審。何者。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哉。以後委勘人命重事。務責正直仁厚官員。持虛秉公。細加鞫審。或前官怨我互異。或後官與我不同。總付之無心。蓋衆官同勘一事。原爲此事虛實。同勘一人。原爲此人生死。豈以求媚人。求勝人哉。此心不克。人品可知矣。

昏夜被殺。見證無人。及屍無下落者。只宜案候密訪。不可妄聽執猜。鍛鍊成獄。近世恥無摘伏之明。多成附會之罪。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不經。夫以皋陶爲士。安有罪疑。不經之人。何可甯失。古人猶過愼如此。吾人未必過皋陶。奈何必欲牽合羅織。以成人之死耶。

屍親遞擱詞。除卑幼於尊長。須要根究明白。斟酌準理外。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夫之於妻。但遞擱詞免問者。果非致命破損重傷。死於當日。不必過於搜求。卽與準理。立案備照。其人命事情。屍親未曾遠出。不當年告發。而告於一年之外。及不係有服之親。而傍人訐告。及不係正告事情。而繫於切思之下。開於粘單之中者。不問虛實。俱不準理。如有妄準以興大獄擾多人者。其人之不肖可知矣。

有等奸民。買屍做傷。妄告人命。訪得人家新葬。問其是女是男。多者數十金。少者十數金。貪財奸民。不顧血屬情願賣與簡驗。自己投作證人。又買仵作。以皁縶五棓蘇木等。製造淺淡青紅等傷。任口喝報。簡官既不經目。卽看亦不細察。曾有誣成大獄者。此係法外之奸。故無擬罪之律。以後問官審出眞情。買屍賣屍。俱引開棺見屍律。問以死罪。其賣者。仍分有服無服。皁幼尊長。依律定擬。決不可止擬誣告徒罪。既不得律意。且無以懲大奸也。

北地人命。眞者固多。假亦不少。蓋北方種菜。多用礮信殺蟲。匹夫匹婦與人打罵。氣不可忍。輒服信以死。初時脣胎多黑。口出黃水。遍身或發泡。初簡手足指骨節俱紅。久則俱黑。遍身色俱慘黯。骨節亦有黑者。初仵不知。仵作知者亦少。卽知之不得錢又不報。故一概抵償。一或簡出服毒。上司又批駁云。倉卒之際。

毒自何來。先某官簡無毒。今簡稱有毒。何也。一駁再駁。寃者甚衆。可爲痛心。然仵作爲兇手買囑者。多每將磁信置死者口鼻中。或置洗屍水內。骨色亦多黑。又不可不防。

老幼人命不眞。係圖賴者。老之傷多在頭腦。則撞磕之故也。幼之傷多在一邊。則拋擲之故也。有踩死者。傷在腹背。其傷必闊大散漫。老幼在衆中。被人推跌踐踏死者。其傷亦然。

貧民相毆。或激於一時之忿。打死婦人義女義男。其常也。然亦有圖賴者。若兩家相持。貧與富鬬。或貧民爲富家所逼。其中婦人義男義女死者。多是圖賴。其傷多在頭腦。且極慘毒。若橫身一傷。至無完膚。皆圖賴者也。蓋毆人者原無殺人之心。其傷必不重。若重。必非毆死之傷也。

凡民行兇打人。見人傷重。兇手懼而自盡。每每有被打人不死而兇手死者。兇手之家。反來脅告。立案勿問。俟被打者既愈酌審。若兇手因相打者身死。又因屍親威逼。不論眞僞。懼而自盡。若被打身死者。有傷準抵。以兇手有應抵之罪也。若無傷。仍治屍親威逼之罪。

自盡人命。若有重傷。又曾鬬毆者。俱有律例在。若末鬬毆。一旦殺妻子。或自殺以賴人。此騙局也。死不足惜。然人誰不愛其身及妻子哉。其情亦可憐已。且愚人不知律法。哀死之心與圖利之心。交戰胸中。求之未免太過。卽其人可恨。其事可惡。不治被告者之罪足矣。

人命行財卽實。固也。然亦不可執一。小人無知。見彼家人死。便倉卒不知所出。而棍徒搬弄。彼小心淺見者。希圖了事。誰知告者執此爲左券乎。故人命但求眞傷。行財非所論也。按刁黠之民。遇官府好察。多

有原告之家。扮作被告之人行賄。使官府之潛聞者。官府不肖。則原告扮作被告欲賄之狀。又竟不賄。以激怒官府者。在廉官只不聽之。惟細審眞僞可耳。

毆人至死。及殺人者抵償。此重律也。雖經相毆。而以他故自盡死。不係眞正打死者。擬威逼。此輕律也。然勢豪凶悍。魚肉平民。聽其威逼而止擬杖可乎。故例中雖係自盡而有重傷者。必擬軍。此不重亦不輕之例也。　按人命曾相毆及相罵者。卽是病死。不妨均擬威逼。不必用強及自盡也。觀例有威逼祖父母之文可知。若必用強。子孫豈能威行祖父母乎。

人命全在初簡。然辨血屍傷痕易。辨枯骨傷痕難。辨腐爛傷痕尤難。蓋透骨之傷。必須棍棒鐵石手足之傷。止及皮肉。其入骨者必淺。惟初死皮肉上血暈朗然。至腐爛時。傷處不傷處俱是一片青黑。卽細辨亦未必眞。今後人命。若初打時。未及告明驗過。則告狀時。須一面遞狀。一面卽扛屍至城外相驗。若早不扛屍。待皮肉臭爛不便相驗者。先責屍親若干。

朝廷自有法律。一省多衙門。果負冤屈。大則進本。小則告狀。何氣不出。何冤不伸。有等愚民。受氣不過。服毒跳崖。自縊自刎。不知自殺人命。只該杖罪。追棺木銀三兩。告狀牽連數月。所追不彀盤費。將一箇死身子。換了別人一頓杖條。有何便宜。以後自死人命。有司衙門休與準理。同居父母伯叔兄弟妻子。見死不救者。仍以重利輕倫。不孝不義。重責枷號。

人誰不愛其生。乃至輕生自盡。無聊之人。冀有以利之耳。官府遇此不斷埋葬。此心不安。若斷埋葬再稍

慫恿利之者衆死者亦衆矣清廉陰騭之吏遇此等輕生地方宜官府置棺材數十付衣服數十領審出圖賴眞情分文不斷徑將官置衣棺即刻押埋百姓聞風毫無所利不一月而圖賴之風絕矣

人命自盡即在平民止問威逼況尊長之於卑幼家長之於家人又有體統乎刁民往往以此挾騙問官亦不察而過計之是導之刁誘之死也今後凡媳婦因公姑打罵使女家人因家長打罵遂致自盡者先報知鄰佑後告明本縣無他重情押出即便深埋如有刁民欲圖挾騙或揑別故審出各責若干

刁民告人命多牽告婦人或作因姦或作見證大意欲敗人閨門又以有力之家難於婦人一出便與買和今後人命狀內不許牽告婦人即果與婦人相關有體面之家初問亦不必出如有原告差人因而挾騙者責若干直待審後果是相干然後出理

人命多係棍徒起滅硬證人命若假止罪原告若輩亦何所儆今後凡告人命不實者原告反坐中證以起滅詞訟論枷號若干月

人命定主使必其人果與某爭果喝令子弟家人毆打至死方可謂之主使邇來家人毆死人則訟者舍少賤而告尊長其實家長父兄一面未見大都皆騙局也若家長父兄不在家人子弟自以私忿爭打便可當時開釋即所爭者爲家長父兄之事家長父兄果在彼時實未主使此亦可當時開釋也若未主使但袖手旁觀此不能無罪

人命狐疑或黑夜殺死無據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苟以意見羅織成獄恐後有不勝悔者京師一家被

盜殺其全家。止婢子荷花獲免。法司以荷花同姦夫殺之也。坐凌遲處決。後盜出。問官皆得罪。夫一身榮辱不足計。但死者抱冤受慘。惜哉。按疑難人命。切不可信中證一面之詞。蓋中證多係買求。又有親識死黨。一聽其言。生死俱冤。又不必差人採訪。致起奸弊。但忽至原日相毆地方。鄰佑老弱皆目擊者。細審數人。眞僞自見。

投河自縊之辨。已死人方投之河。則腦髓中不藏沙泥。爲其氣不足以呼吸故也。若活人投河。則呼吸泥沙皆宿於腦。用微水洗淨腦外。將清水一大盆。細細盪之。泥沙自出。且奔命之時。兩手指扒泥扒石。其指縫必有血蔭。死人入河則不然。此投河之辨也。人死後用索絞之。其跡白而不紫紅。活人自縊者。其痕紅紫易認。至於用索絞死人。則腦後八字痕不分了。俱在頸上周圍如一圈。然自縊者。腦後分了而不周圍。此自縊之辨也。按上二說。辨之明矣。若本係謀殺。而又以自縊之法令之死。則難辨矣。此須細問而察其情。思其故。未可草草。

人命不論眞僞。俱要作速完緻。人齊即問。屍到即簡。簡驗一眞。即取定口詞。立地成招。三日後即解合干上司。若假即令埋葬。不必申。但立案以杜後詞。蓋人命事大。觀望者衆。若未經問明。即將兇手重責送監。優游不斷。請託打點。此不必言。或愚民以不肖之心窺我衙門人又因而詿騙。官聲且從此敗。戒之。

婚姻

呂坤曰。男女婚姻。有下過聘禮。又將女別聘。若媒證明白。自宜斷還前夫。若已經過門。則落花覆水。自是

棄物。倘無大關係。只在父母處倍斷財禮更便。若婦家不願。尤不宜強之。恐生變也。

姦情

呂坤曰。姦情原無證見。易誣而難明。故律稱非姦所捕獲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者。蓋愼之也。以後凡告姦情。卽本婦招承。亦勿準理。安知非本夫逼使騙賴。又安知非本婦有所希圖乎。且婦女不至有孕。卽姦亦勿問。姦亦所以全婦女之名節。而免凌逼之性命。爲人父母。不當如是耶。若淫奔在逃。及被人捉獲。則無詞矣。

強姦不分已成未成。致逼婦女自盡身死。指證若眞。法宜坐抵。何者。強姦已當問絞。況因姦致死。是二辟也。何可輕縱。若婦人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姦雖已成。而婦女無恙。又不聲說。則強和皆未可知。有情雖和。而事發激羞。因而變怒者。有因他事失好。因而拏姦者。有因至其室。迹不別嫌。報讎貪利而誣姦者。至於晦夜不識面目。而止據音聲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奪獲。皆不可草率坐姦。以後問官。凡婦女以和姦發覺。激羞自盡。或被父母本夫毆打。因而自盡身死者。逼非姦夫。又無威狀。難以因姦威逼致死坐姦夫之罪。蓋和姦之罪兩杖。彼姦婦事發逼於別人姦夫自有應得罪名耳。

上無教化。則下無見聞。如兄收弟妻。弟收兄嫂。及雇工人姦家長妻者。於法合死。愚民皆不知也。乃有兄弟亡而收其妻。謂之就和。父母主婚。親戚道喜者。世道不明。罪豈專在百姓哉。凡遇此等獄情。有司自當審處。何人主婚。有何證驗。仍先將律法。徧曉愚民。有改正離異者免究。勿聽訐告之言。輕成大獄也。

貧家男女易雜。小民名節多輕。非若士夫之家。嚴內外以遠別。有禮義以養心。故愚民貧民。不可遽責以聖賢之道。凡決此聳姦情。不可細拘文法。當有法外之精意焉。

田土

呂坤曰。田土一事。有因疆界爭者。有因買賣爭者。有因推收爭者。有因價值爭者。有因回贖爭者。俱不可不爲之處。如疆界不明。但查原丈弓口。令中人鄰佑處分。又不明。則親往看之。徑自委官。未免多事。如係爭買。一儘本家。二儘業主。三儘近鄰。如本家業主近鄰。必欲減價。則聽其別賣。糧米不明。則查戶首糧數。及當日原丈弓口。又恐有豪強飛詭。小民懦弱。田盡賣而米尚存者。價值多寡。則問之民風土俗。證之中證交單。至應贖與否。則有原契原中在。如原契已改。原中已故。但驗之筆跡。若賣主力不能贖。又赴告者。多是意在加添。假名回贖耳。須是斟酌加添之例。固不可開。虧折之事。亦不謂無。審處而詳問其風俗可也。

按四方則例不同。典田典屋又不同。如典田者。典主已有籽粒之利。五年減半贖取。十年洗手交還。典屋獲佃金同此。如無佃金。典主亦已住居。可以作利還本。便當退還。雖風俗不同。天理人情。大約所爭不遠。在人審酌之耳。

狀式

呂坤曰。古者以金矢聽辭。皆懸式於象魏。不者有誅。惡無情也。邇刁風日甚。狀中敘事僅數語。而形容彼

罪。張大我冤。常居十六。冀駭聞一受耳。不知波及蔓引。則無辜者爲殃。此多贖之藉而小民之憂也。今定爲式。各衙門一體遵行。倘違式濫準。官可知矣。凡各府州縣受詞衙門。責令代書人等。俱照後式填寫。如不合式者。將代書人重責枷號。所告不許準理。

人命告辜式。（不許多報一處。不許妄增一分。違者看明重究。路遠告辜不得過五日。）本縣某里某人爲毆傷事。有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年若干歲。本月某日某時。與某人爲某事（多不過四字）相爭。被某執拏（瓦石金刃他物或用拳腳）將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頂心打有斜傷一處。（青紅色長）若干。闊若干。耳根打有圓傷一處。（青紅色有無骨破）圍若干。橫若干。見今（著牀）不食。某人某人見證。爲此擡扶到官。伏乞相看。案候保辜。責令本犯尋醫調治。上告。

人命告檢式　本縣某里某人爲人命事。某月某日有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被某人毆打傷重。某醫調治不痊。至某日某時身死。除傷痕已經報官案候外。伏乞檢驗施行。上告。

告盜情狀式（不許多開一物。不許多報一盜。違者重究。仍不準理。）某州某縣人某人爲盜情事。某月日某更時分。不知名（強竊盜約有幾名）各持兇器（剜透牆房暗偷出或打開門窗將某拏住用刀扎火燎劫去）某物某物若干件（係甚花樣有何記號）銀錢若干數（整錠散碎或人口俱驚散或輪姦某婦女）保甲人等（俱來不救護或追趕不前或不知去向）伏乞案候嚴拏。上告。

告辯盜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辯冤事。某平日作何生理。原因某事（不過四字）與見獲盜犯某人有讎。某人某人知證。某日某夜。某實在某處何幹。某人某人見證。今被某賊攀誣同盜。況某見在某鄉約保甲管教。乞批本約查訪。平日果否非爲。容其保救。庶不苦死黑獄。上告。

告姦情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爲姦情事。財娶到妻兒婦某氏。或妹女某名。年若干歲。被某人誘姦日久。拐帶財物若干。到某地方潛住。或云強姦不從。見打割某處傷痕。或強姦已成。見扯破何衣。奪下何物。氏喊叫。何人聽證。或不堪羞忿。某日某時。自縊自刎投井身死。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打詐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打詐事。某月日。某人某人。指稱衙門。將某拏住。指何情由。用何兇器。在於某處拷打。見有某傷。詐去財物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地土狀式。田宅同。實過十年者不準。某府某縣人某人爲地土事。某年月。同中某人某人。買到某人民軍匠地若干。價錢若干。已未經過割。被某人侵占。自量得幾十幾畝幾分幾釐。鄰佑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婚姻狀式　某府某縣人爲婚姻事。某年月日。同媒某人。將第幾男某人。用財禮或聘禮若干。定某人第幾女小名爲妻。一向未曾行禮幾次。至某月某日。不行知會。用某人某人爲媒。改定與某人爲妻。未曾已經成婚上告。

告賭博狀式。自告者不準。某府某縣某人。爲賭博事。某月日。某人某人。幫某弟姪子孫。陸續贏去錢若干。物若干。賣房地若干。某人開場。見奪攤場某物。上告。

告陵奪狀式。孤幼被人奪同此式。某府某縣某人。爲陵奪事。氏某年月。喪夫。有子女。無子女。遺下房若干。地若干。頭畜若干。糧食若干。衣服若干。情願守節。被某伯叔兄弟。上門打幾次。罵幾次。奪賣某物。又將氏暗許某人。強來逼取。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保盜狀式。不在鄉約保甲者。即係奸民。犯盜不準保救。某府某縣鄉約保甲鄰佑某人等。共百十人。爲冤枉事。本約幾甲某人。平日作何生理。本分善良。並無非爲等事。委與某有讎。或係快壯某人。詐財唆狡。伏乞審明

保在。倘有徇情懼惡。妄保眞賊者。事發某等同罪。脫逃某等訪拏。結狀情願入招粘卷。所保是實。上告。

告貪汚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貪汚事。某年月日爲何緣故。被某官吏某人索詐某物銀若干。某人過付可審。上告。

告故勘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故勘事。某年月日。被某官吏挾讎詐財。故將某人拘拏監禁拷打身死。指某人證。上告。

告科斂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科斂事。某年月日。被某人某人。指稱何項名色。科派某人某人物銀若干。某人審證。上告。

告侵欺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侵欺事。某年月日。被庫吏斗級大戶屯頭。某人收掌某項銀物。某人侵盜。或於內侵欺若干。指某人某簿審證。上告。

告窩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窩訪事。被某人專一纂揑無影事蹟。交結訪事人役。某年月日。挾騙某人物銀若干。指憑某人證。上告。

告土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土豪事。某年月日。有某缺食用。向某借銀若干兩。粟若干石。算利過本幾倍。伊將某私家拷打。逼將妻妾子女。房地頭畜。準折。指某人證。上告。

告財產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財產事。某祖父某故遺下房幾所。地若干畝。資本銀若干兩。首飾衣服若干件。應該某與某伯叔或兄。照支派均分。今某某倚恃尊長。盡行霸去。不分指遺約或親鄰某人證。上告。

告錢債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錢債事。某人因缺用。於某年月日向某借去銀若干兩。粟若干石。加三出利。指中人某人幷借約證。今某人至今幾年。本利分文不還。或止還本利若干。尙欠若干。屢討延調不與。上告。

告欺害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欺害事。被某與某素有某隙。今某倚恃豪強。於某月日將某無故羅毆。指某人證。又至某月日暗將某成熟田苗用棍撲倒。約有幾畝。上告。

告唆誣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唆誣事。某里某人與某或地土相爭或因盜或酒醉互嚷。以此結讎。指某人證。今某人命。事犯。被某唆某將某掛告同盜。毆。乞準審豁。上告。

告詭隱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詭隱事。被某里某人將自己地土。詭寄欺隱。若干。躲避重差。減扣額糧。某人或黃冊證。上告。

告抗糧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抗糧事。某人見種地若干。糧石至今升合不納。或作荒逃。致某受比。賠累。乞準拘究。仍將揭過銀兩責令本犯起利。上告。

告重收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重收事。庫吏大戶。某人。徽收某項錢糧。不遵部司法馬。大戥高稱。每兩加耗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刑具

呂坤曰。衙門刑具。載在條律。其數有六。笞杖訊枷扭鐐。無論笞杖。卽訊亦號爲極重矣。大頭止徑四分三釐。其用止於重罪不服。其法止於臀腿分受。至於笞杖。止加於臀而已。不及腿也。近日各衙門用重大竹

篦。不去棱節。聽從惡卒任責腿彎。多者三五十。或內潰割肉。或筋傷殘廢。此惟法司懲創極惡大奸。百一用之。郡邑職在牧民。常刑當如是耶。但竹篦通行已久。不能遽革。以肆奸頑。亦當分爲輕重三等。每板臀腿分受。十板以上。兩腿分受。何處非肌膚。何肌膚不痛楚。而必欲殘民以逞哉。如不係極惡大奸。萬民所恨。而仍前概用重大。及數多加力。又叢於一處。擅及於腿彎者。無問曾否傷人。定以酷刑參罷。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三斤。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夫枷非令貪重。止書罪名於上。號令示衆而已。故曰枷號。至於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大枷。於例雖有。用亦不常。今後各府州縣。百斤重枷。不得輕用。應枷號者。照律置爲三等。仍俱日枷夜放。不許一概輒用大枷。晝夜不放。違者以違制論。因而死者。以酷刑參處。

人身之用。手居其九。若懼有疎虞。大鐐嚴鎖。牢絆兩足可矣。至於木杻。惟死罪男子始用。充軍以下。例不械其兩手。念人情之便也。婦人雖死罪不杻。謂飲食便溺。不可託之他人。重男女之別也。以後各有司衙門。非犯死罪男子。不得一概用杻。以傷朝廷體悉人情至意。　夾棍扛子腦箍拶指攢板。原非應有刑具。近日問官。有心不精細。性不耐煩者。盜不分強竊。人命不分眞僞。一入衙門。只靠夾拶。酷烈之狀。不可盡述。以後衆證明白。事情端的。而展轉不肯招承者。間有此等刑具。夾不得過一次。扛不得過三十。拶指不得對兩頭。夾拶不得過二時。腦箍定不許用。如違不分有無傷人。定以酷刑署考。情重者參究拏問。

刑戒

五不打。　老不打。　血氣已衰。打必致死。　幼不打。　血氣未全。打必致命。且老幼不拷訊。已載律文。

病不打。血氣未平。復打則病劇必死。衣食不繼不打。如乞兒窮漢。飢寒切身。打後無人將養必死。人打我不打。或與人鬬毆而來。或經別官已打重。又行加打。則打死之名。獨坐於我。

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天潢之派。干係甚大。即無名封者。亦勿輕打。官莫輕打。即倉巡驛遞陰醫等官。亦勿輕打。彼既爲官。妻子僕從。相對赧顏。亦多殞命。況其體多脆薄。有司不宜擅刑。生員莫輕打。干係諸生體面。有事輕則行學責戒。重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上司差人莫輕打。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打雖理直。亦損上司體面。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司。彼自有處。若畏勢含忍。又鬬茸非體矣。

婦人莫輕打。羞愧輕生。因人恥笑。必自殞命。

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死。人忿勿就打。愚民自執己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甚。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於殞命。宜多方譬喻。待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人醉勿就打。俗云。三官避酒客。沈醉之人。不曉天地。甯知禮法。打亦不痛。倘醉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暫監候酒醒懲戒。其收監亦勿鎮匣冷地。寒氣入心。亦足致命。人隨行遠路勿輕打。被打之人。若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又要跟上程途。亦多致命。待其回後數日懲之。人跑來喘急勿就打。捉拏人犯。從遠路跑來。六脈奔騰。喘息未定。即乘怒用刑。血逆攻心。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有怒不遷。大賢者事。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已氣平。徐加責問。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時之刑。未有不過者。我醉且緩打。酒能令人氣暴心粗。刑必不當。即當人亦有議。當檢點

強制之。　我病且緩打。　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之不當。亦恐用刑致怒。人己俱損。　我見不眞且緩打。　事纔入手。未見是非。遽爾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爲直。又復刑乙。不特甲刑稱冤。顚倒周章。亦爲可笑。　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所終。作何結局。方好加刑。若浮氣粗心。先卽刑責。倘終難了結。反費區處。曾見有打人後。又陪事人者。只爲從前慌張耳。

三莫又打。　已拶莫又打。　語曰。十指連心肝。拶重之人。方血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常見人曾受拶者。每風雨之夕。叫楚不甯。爲其已傷骨故。嗟乎。均是皮骨。何忍至此。　已夾莫又打。　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脈。奔逸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夾棍不列五刑。豈可輕用。下人以力爲食。一受夾棍。終成廢疾。決難趁食。切宜念之。人謂審強盜宜用。余謂強盜因夾招承。此心終放不下。唯多方設法。隔別細審。令其自吐眞情。於心斯安。此等刑終不用可也。　要枷莫又打。　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瘡潰難調。足以致命。待放枷時責之未晚。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　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處躲藏。擁氈圍鑪。散髮披襟。猶不能堪。此時豈宜用刑。蓋彼方墮指裂膚。爍筋蒸骨。而復被刑責。未有不死者。　佳晨令節憐不打。　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此時曲體人願。順養天和。卽有違犯。當憐而恕之。　人方傷心憐不打。　問理時。如知其人或新喪父母。喪妻喪子。彼哀氣傷心。正值不幸。再加刑責。鮮不喪生。卽有應刑。宜姑恕之。

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嘗見尊長與卑幼訟。官亦分曲直用刑。不知卑幼訟尊長。尊長準自首。卑幼問干名犯義。遇有此等。卽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寬恕。卽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也。大關倫理世教。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卽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後卽衙門人理屈。亦不敢告矣。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卽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不則人有辭不服。而我之用刑。亦欠光明。

三禁打。禁重杖打。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當中杖三。小杖五。官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則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禁從下打。皁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彎。致其斷筋而死。或打在一塊。同一被刑而死生異。則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其受此。禁佐貳非刑打。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首領衙私置。卽正官亦止備一二副。候不常之用。各衙遇有不得已而用。赴堂稟請。蓋正官猶有忖量。而佐貳首領。將勢要送來百姓。私衙任意酷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各衙人犯。令其一一過堂。庶知收斂。

鄒南皐曰。余奉上恩。兩入南比部。於職事毫無裨補。獨部同僚誼甚篤。至忘余不肖。時有教督。余亦自忘其不肖。譊譊以古道相期。益信吾輩在宇宙內。惟有此善與人同之一路。別無功課。而比部之善。則莫大於用刑。余敬列余友呂叔簡氏所寄刑戒者刻於石。俾同寅暇時省覽。在內則廣欽恤之仁。在外則流愷悌之澤。以此律己。以此淑人。余雖無用於世。諸君子之善。卽我善也。夫求生不得。然後殺之。求

出不得。然後入之。刑措不能。不得已而後刑之。必如是而後爲無負我國家仁厚至意。凡我同寅念之哉。聞昔時詈人者必曰。願爾世世爲刑官。余竊謂心存生生之心。卽世爲刑官。其德滋大。無傷也。嗚呼。天道好生。神明臨汝。一念慘酷。殃流後裔。登茲堂者。無視爲戹言。

監禁

囚犯奉有決單。自當明正典刑。是以未決之先。貧者有囚糧。病者有醫藥。夏則洒掃以防瘟。冬常温燠以禦寒。聖王豈不知其人之當誅哉。以爲既有臨時之死。且延一日之生。故曲加體悉如此耳。近日有司。疎於治獄。有獄卒要索不遂。淩虐致死者。有讎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滅口者。有無錢通賄。斷其供給。有病不報。待其垂死而遞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者。倘係情眞罪當之囚。瘦死猶可。中間有抱冤待辯之人。株連未結之罪。一概死於獄中。所傷天理不細。以後獄囚有病。先取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後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申詳上司。方準開除。無親人者。以里長甲首鄰佑代之。其強盜失迷鄉貫。原無親族里長者。取刑房吏告治病呈。及醫生病案粘申。如無。以淩虐罪囚論。

有司錢糧。原不寬綽。若囚糧一概全給。豈能人人均霑。年年常繼。今擬分爲三等。除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者不準給。家不甚貧。有人供給者不準給外。有情稍輕而家極貧。或無家供應者。給與全糧。情稍輕而家次貧。日用不足者。給與半糧。至於新獲賊盜。眞假未分。果無供給。亦當有處。若監故未成之囚。甚於奉單之罪。倘被告發。定擬故勘。

一朝之忿。斃人於頃刻。百年之悔。無由而改圖。此等死囚。情尤可憫。有一入獄。而父母妻子不復得見者。有送飯到。而不知誰接誰食者。昔人有念囚無嗣。不禁妻子出入。而令其有子者。此雖不可爲常。至於應聽家人入視而不聽。律有明條。今三法司重囚。每月令家屬一對面。任從談敍家常。待其辭畢。方許收監。婦人臨決將產。滿月而後行刑。聖王仁及囹圄蓋如此。有司若懷泣罪之心。行哀矜之政。使法不疎縱。而情不鬱抑。豈患無術哉。第恐念不及此耳。

有司習於故套。拘攝人犯。動送監倉。不知一人在禁。一家憂忙。或有老親而無妻室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或家貧路遠不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冬寒而身無緜衣者。或空手枵腹無錢打點牢獄者。即使其人當死。亦應曲體其心。況於輕小事情。豈宜泛繫之獄。爲民父母。亟宜念茲。各該府州衙縣衙門。除死罪及充軍擺站人犯。及入官還官贓物。俱應收禁追比外。其有力徒罪。及杖一百以下贖決等犯。止令干證保領。聽其甯家輳辦。限期完納。雖係院司各道紙贖。俱不許倉拘正犯。及濫將家屬監追。

監倉二簿。只宜掌印官一本。其佐貳首領官。應送監倉犯人。俱票稟白堂上。同簿附名。掌印官每遇票日。便將二簿查閱一遍。某人某日監倉。係何事情。有無得所。應否釋放。何以處分。徃見一縣令。懶於問辭。輕於聽信。拘到人犯。卑快稟收倉監。佐貳首領。各有監倉簿籍。要送監倉。即送監倉。甚者監倉皆滿。而送之冷鋪者。有燈節醉爭。至除日猶繫獄者。緣二簿經年不一過目。吏卒因循。不肯稟白。甚者催比錢糧。花戶

坐倉以數百不知令何人輳辦也吁可恨哉賢有司試一思之

司獄官刑房吏禁子等役不稟白掌印官而擅打監倉人犯者拏問重治

獄中之弊無窮最可惡者獄中多年惡囚智力足以制服羣囚或黨與足以竦懾衆囚者不論幾人牢中名之曰牢頭禁子與之通同每一日使一牢頭值日有新犯進監則與之接風設酒費一錢要還數兩一不遂意百拷千磨異常慘毒新犯如係犯盜則牢頭教之以供報平日仇家或一方家溫食厚之人官府不察提攝到監則此輩之魚肉無所不至在誣扳者破家亡身在犯盜入監者得計改口而牢頭則從獄中放賬禁子得牢頭之利則必愛之惜之遇晚鬆刑且使之身藏利刃出入無禁公然擁妾私家者往時反獄之弊患正坐此小民犯法即情節重大亦未必有甚機械自有牢頭教引一入監後即便爲鐵口百舌究使變詐反覆大惡漏網牢頭在監日久其心思別無他用往往某官某官性情一一探討在胸是以狡囚爲人作一訴詞或告一打網抑狀或做一截招訴狀無不能顛倒是非害遍一方牢頭身在獄中每使子弟親戚將遠年田地無干事情波害一方人衆一方人畏之如虎多送月錢至於江洋大盜黨與夥劫賄救纍囚千百弊端未有能縷數者

反獄越獄惟強盜爲然而夜防尤要近日有司常不下監牢頭禁卒日久情熟安常心怠夜間囚犯既不入梱牀又不上鎖鐐彼賊無一年生理心懷百計脫逃虎兕出柙非掌印官之過與若使手足不得利便精力不得壯強出不測而夜查監牢遇一疎而重懲典守時刻兢兢豈有反獄越獄之變哉　囚犯有詐

死者。陝西耀州重犯邵於賢。因署篆不常。遂佯死。密令其子挾魚置臥內。時方盛暑。不數日而蟲出。臭穢不可近。獄卒俱以爲眞死。委官相驗。亦不復近前。因席捲而出。越數月始事敗。不可不知。囚犯生心多在新官交代之際。尤宜隄防。初仕者不知。竟致失事。他如迎春操演之類。亦不可不戒嚴。囚犯無供送者。不但要區處飯食。寒天亦宜區處衣緜。庶不至促死。以干天和。凡賊贓無主衣服。皆可給之。如此加意。則禁子自不敢淩死矣。

獄房大抵多狹。故盛暑牢瘟可慮。除另造病房兩間。添設炕竈。以便病者（必以發熱不食。氣色異常。醫生稱病者。方準出梱。）移房調理外。自四月以後。九月以前。每三日一掃除房中，但有腥臊蒸穢之氣。查係何人所作。便加懲治。房牆近簷之處。多加小孔數十。以引清風。以泄濁氣。軍徒等罪。足脛亦繫短鐐活鐲。夏月與禁子聽其露侵。（惟直宿禁子。不許出監。）至於溷厠。亦須五日放門一次。令園丁打掃。或時熬蒼朮以避邪惡。多備天水散等藥。以防暑瀉。

婦人勿輕繫獄。蓋男女有別。廉恥爲重。卑快一拘婦人。無窮之利。婦人一入公門。無限之辱。掏摸戲狎。無所不至。有因之而喪名節者。居官誰無婦女。豈應獨忽民情。凡婦女有犯姦及應該死罪者。此皆刑吏禁卒之妻妾也。死生自有常刑。男女豈得無別。但監守從來無人。致關防不能無弊。今擬另設女監於養濟院中。老婦擇其稍精壯者二人。作爲伴婆。其犯婦接送飯食。及門前呼喚應答。皆以伴婆代之。女監中水火鍋竈。及宿止之處。亦須事事處分。紡花作履，聽從其便。伴婆除月糧布花。照院支給外。每人每季再

加鹽菜銀五錢。其門戶關閉。仍以刑吏夜巡。仍屬大監。豈能必無邪行。要以成男女之體而已。

古者罪人無閒坐之理。城旦則令之修築。鬼薪則令之舂米。今以罪人拘繫在倉。猶有古之遺意。但倉犯原非重罪。充軍發站人犯。雖送監不妨。笞杖及贖徒。令里族之長。鄉甲之人。保領在外。至聽訟之日。不悞聽問。申詳之後。不悞贖決可也。惟是隔縣關提。又當解審。無人保領。及監追還官錢糧家屬。不當保領者。然後送倉。能幾何人哉。近查幾處州縣專聽阜快說。有錢討保在外。無錢者不論罪情輕重。一概送監。至於婦人收監。惟有犯姦死罪兩條。餘俱責付本夫收管。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隨衙聽候。並無雜犯送監倉之文。其監追錢糧家屬。併無婦女。雖盜賊捕限，亦無監禁家屬之文。果其夫其父。盜情已眞。倉禁妻子猶可。如招攀在逃。無贓無證之人。而濫禁妻子。已屬糊塗。甚者監其父母兄長。不亦孟浪之甚乎。

七十以上老人。十五以下小兒。及身有疾病。新遭重喪。不係謀反大逆同居親屬。俱不許擅拘倉禁。拖欠錢糧。止令限辦。入官財物。止令限納。給主財物。止令限還。紙穀罪贖。止令限完。各令保人領催。不則稟拘責治。如家貧無辦。討保無人。即令倉死何益。如可以經營。有人保領。倉之反妨措處。至於審罪之時。便問干證人等。本犯果否有力。能否完納。方擬罪名。若果身家眞無虧兌。自當減贓銀。註無力。既省比銷未完。亦免累年倉比。其罪深惡重之人。甯陸續多責。及枷號示衆。亦足示懲。

州縣監倉。切近掌印正官。下情既易通聞。羣小猶知忌憚。驛遞之設。半不同城。官與吏卒。情同貓鼠。不惟

禁約爲難。亦且貪虐同術。籲天之聲。何由上達。又朝夕在其掌握。有冤亦不敢聞。以後發驛徒夫。除驛夫牢頭不許擅自毆打外。其驛官以法鈐束。應得責治者。不得過十板。如有需索見面節儀賣歇等錢。及私下非禮淩虐。奉承不到。將徒夫擅行敲扑者。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以憑重究。

發配名輕於充軍。而實等於死罪。彼慣奸積猾。或買免驛吏。或挾制驛丞。或尋情囑託。公然在家。覓人點站。不待言矣。其窮苦老疾。及家中無供之人。乞食不前。坐臥溼地。或官吏要索。橫肆淩虐。至於傷命。只報相埋。情甚可恨。此後驛官。如遇病囚。卽申州縣調理。或掌印官驗明。姑令保放調養。以收入州縣調養。病痊照日補役。但有不呈州縣而報死者。該驛官吏。以淩虐致死提問罷斥。果係別情者。定擬抵罪。

公差人等。拷嚇錢財。土豪棍徒。奪騙良弱。及誣告重情。分毫無實等犯。非徒罪不足示懲。其餘需索科斂。須審十分端的。如貫分已滿未滿。便有應杖應徒。所爭不過一錢半錢耳。原告之言。豈得分毫不爽。告稱全誣輕誣。便有加罪免罪。豈無一實半實乎。干證之語。安知一字無欺。低昂伸縮間。是在取供時斟酌之耳。至於一事告實。或重事告實。或輕事告實。或反坐所賸。或未決收贖。或律該罪止。自有應得正條。豈容一概重擬。近有因指稱告助。坐贓問徒者。不知婚喪等事。原有相助之文。宴會設席。豈無一錢之費。又有誣告人杖一百。而加三等徒二年者。不看事情輕重。概與誣死同科。驛中徒犯甚多。皆緣問擬太易。不知納贖每傾人家。發驛或傷人命。今驛遞徒犯。所在充溢。無容身處矣。如果情有可恨。法所當懲。甯多責枷號可也。

犯人發驛。原爲工作。如京師炒鐵運炭之類。近日恐其逃走。止令押鎖乞食。甚失本意。以後徒罪人等。有做一切官工者。官給飯食。一日準一日。自備飯食。一日準二日。有情願驛中奔走效勞者。與做工同。申準原批司道。折限滿日釋放。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政學錄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輯者 鄭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